

魯迅小全集

魯迅

诗散文 全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

魯迅 著
裘沙 王伟君 插图
SANWEN SHIGU
QUANJI

鲁迅小全集

鲁迅散文诗歌全集

鲁迅·著 裴沙 王伟君·插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散文诗歌全集 / 鲁迅著。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9
(鲁迅小全集)
ISBN 978-7-5402-3322-8

I. ①鲁… II. ①鲁… III. ①鲁迅散文-散文集 ②鲁迅诗歌-诗集
IV. ①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6015 号

鲁迅散文诗歌全集

鲁迅著
审订 / 王家平
责任编辑 / 张红梅 白利忠
装帧设计 / 小贾
插图 / 裴沙 王伟君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 字数 340,000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

《朝花夕拾 狗·猫·鼠》

裘沙 王伟君 插图

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

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人
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
獨賴此篇之存

是而學焉則庶乎其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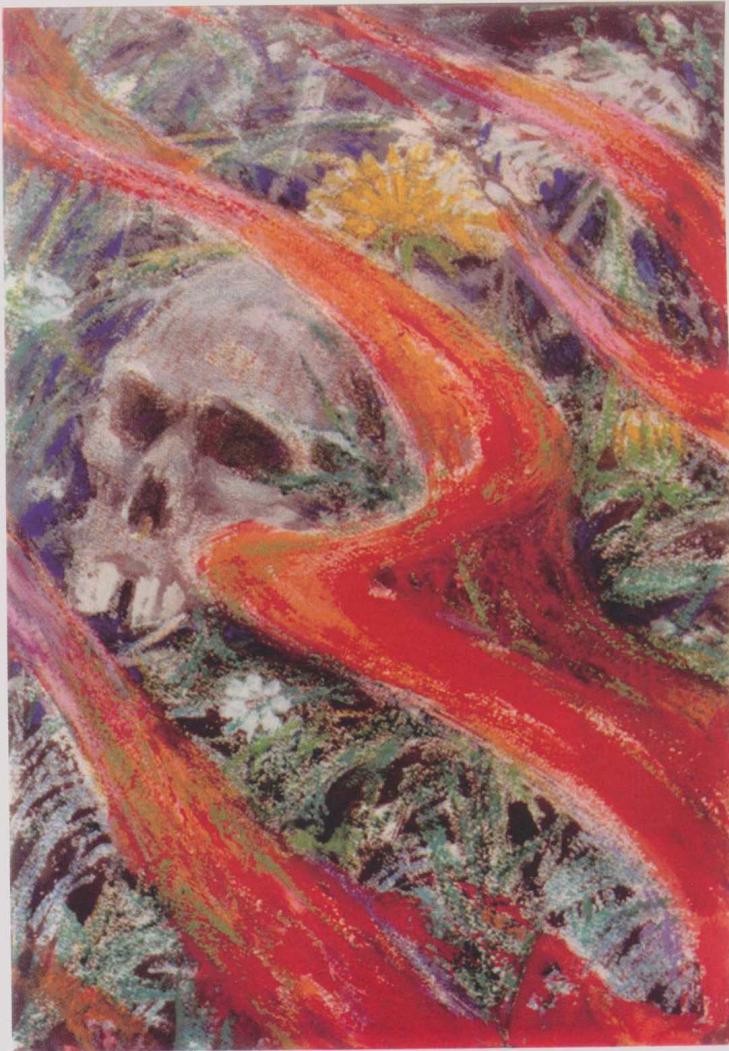
《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裘 沙 王伟君 插图



自己说是不会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虽然能浮水，却从此不起来。
《朝花夕拾·范爱农》

裘 沙 王伟君 插图



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和朽腐，火速到来。

《野草·题辞》

裘沙 王伟君 插图

出版说明

“鲁迅小全集”是一套为满足读者收藏、研读鲁迅经典著作而辑录的系列作品集。我们紧扣原创性、文学性和思想性三个编选视角,从鲁迅数十卷大作中,精选出大师的必读原创著作四卷本,分别编排为:《鲁迅小说全集》,《鲁迅散文诗歌全集》,《鲁迅杂文全集》(上下),《鲁迅学术经典全集》。借此“小全集”形式,展现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的文学成就和思想风采,以飨读者。

编辑体例及特点如下:

一、所收作品皆为鲁迅原创。非原创作品,如译作、古籍丛编等不选。

二、《鲁迅散文诗歌全集》收入鲁迅创作的所有散文、散文诗、新旧体诗,适当收录鲁迅重要书信,包括《两地书》的大部分;《鲁迅小说全集》收入了鲁迅创作的所有小说作品,还附录了“鲁迅论小说创作选编”;《鲁迅杂文全集》精选具备思想性、文学性和史料价值的重要杂文篇什;鲁迅日记等不在编选范围;《鲁迅学术经典全集》重在经典,其学术经典全数辑入,并另选入有学术意义的重要序跋若干篇。

三、各全集尽量保持鲁迅生前所编各集原貌,依写作发表时间排序(个别以阴历记时者,编入时以公历为准)。

四、所选篇目,整篇收入,无删减或节选。

五、作品收入时,字词、句法及繁体字,最大程度上尊重原著原貌,个别错别字后括号内附正确字。

六、所收部分书信、序跋原著无标点,编入时由编者加以句读。

七、文章中外国人名、地名译法(同一人、地名前后不统一者),皆尊重原著。对读者理解困难者,加注说明。

八、全集对文中生僻人名、古籍、历史事件等,请国内鲁迅研究学者、专家加以精练的注释。

九、各全集文前配精美插画。插画由著名艺术家裘沙、王伟君夫妇创作,是国内同类插画中的杰作。

这套“小全集”,从鲁迅原创经典的阅读看,其内容含量堪称“精而全”、“小而全”。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能够拥有、收藏并反复诵读汲取精神文化养料者,即为当代华夏子孙自尊自强的佼佼者。从这一套入门、精读,再去研读十数本、数十本的“鲁迅全集”“鲁迅大全集”,更会彰显读者的学养志向。需要说明的是,鲁迅先生的创作博大精深,编者虽秉承谨慎笃实、精益求精的态度选辑,错漏、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读者指教批评。

编 者

二〇一三年十月

目 录

朝花夕拾

野草

002	小引	076	题辞
004	狗·猫·鼠	078	秋夜
011	阿长与《山海经》	080	影的告别
016	《二十四孝图》	082	求乞者
022	五猖会	084	我的失恋
026	无常	086	复仇
033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088	复仇(其二)
037	父亲的病	090	希望
042	琐记	093	雪
049	藤野先生	095	风筝
055	范爱农	098	好的故事
062	后记*	100	过客
		105	死火

107	狗的驳诘	
108	失掉的好地狱	书信
110	墓碣文	
112	颓败线的颤动	154 致许寿裳
115	立论	155 致许寿裳
116	死后	157 致许寿裳
120	这样的战士	159 致宋崇义
122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161 致胡适
124	腊叶	163 致胡适
125	淡淡的血痕中	165 致孙伏园
127	一觉	167 致胡适
		169 致胡适
诗歌		170 致李秉中
		172 致许广平
130	旧体诗	175 致许广平
149	新体诗	177 致许广平
		179 致许广平
		182 致许广平
		185 致赵其文
		187 致许广平

	246	致许广平	
190	致许广平	249	致章廷谦
193	致许广平	251	致许广平
195	致许广平	253	致许广平
198	致许广平	256	致许广平
200	致许广平	260	致许广平
203	致许广平	262	致许广平
206	致许广平	264	致章廷谦
208	致许广平	267	致章廷谦
210	致李秉中	270	致翟永坤
212	致许广平	272	致台静农
213	致许广平	274	致许广平
216	致许广平	276	致许广平
219	致许广平	278	致许广平
222	致许广平	280	致许广平
225	致许广平	282	致许广平
228	致许广平	285	致章廷谦
232	致章廷谦	287	致章廷谦
234	致许广平	289	致李秉中
238	致许广平	291	致李秉中
241	致许广平		
244	致许广平		

293	致李秉中	
294	致李秉中	
295	致母亲	333 致母亲
296	致李秉中	334 致郑振铎
297	致台静农	337 致曹聚仁
300	致台静农	339 致窦隐夫
302	致曹聚仁	341 致萧军、萧红
305	致黎烈文	343 致萧军、萧红
307	致何家骏、陈企霞	346 致萧军、萧红
309	致徐懋庸	349 致萧军、萧红
312	致姚克	351 致郑振铎
314	致姚克	354 致李桦
316	致陈烟桥	356 致萧军、萧红
318	致陈烟桥	358 致萧军、萧红
320	致姚克	360 致唐弢
322	致魏猛克	362 致萧军
324	致姚克	364 致萧军
326	致曹聚仁	366 致蔡斐君
327	致杨霁云	368 致曹白
329	致杨霁云	370 致颜黎民
331	致杨霁云	372 致颜黎民
		374 致曹白

朝花夕拾



小引^①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②，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① 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北京《莽原》半月刊。

② 水横枝：栀子所制的一种盆景，多见于南方温暖地带。取其一段插于水中，可长出绿叶，供观赏之用。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①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②挤出集团之后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于广州白云楼记

① 流离中：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爆发，作者发表一系列文章抗议北洋政府的暴行，并称三月十八日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为此遭北洋政府通缉。此后作者颠沛流离，多处避居。“流离中”即指此段时间。

② 学者们：指历史学家顾颉刚等人，当时均在厦门大学任教。

狗·猫·鼠^①

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谨，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脚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后来，

① 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莽原》半月刊。